

二十一

夫婦

人集

至幻達總叙



六十一番

夫婦

易家人九二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精培圖書館藏

美陽圖書

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時馬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左傳宗伯如楚迎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歸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請於二子使女自擇焉子皙盛服而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子南夫也遂適子南

公孫楚也

伯宗每朝其妻必告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從故及

晉語晉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漢書袁盎却坐對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

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

詩話朱子曰夫人稱

後書梁鴻之妻孟光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床謂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居有頃妻曰嘗聞君子欲隱居避難今何爲默默然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頌適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春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

昔季子塋子羸博之間勿令我子持喪歸伯通為求葬地要離塚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鷺清高可令相近塋畢妻子歸扶風曰季

見異缺夫婦相敬如賓言於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

釋名夫妻匹敵之義也士庶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

齊等言也春秋漢含孳妻象太陰臣法金位又水火交感陰陽以設太陰象也

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制度乃辭云

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

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家成

室我造彼昌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

蜀志王承彥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

家有醜女黃頭黑色才堪相配孔明許之即載送之時人以為

笑鄉諺口苴作孔明擇婦正得阿彥醜女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楊雄之才非出孔氏虞世家法反生癡子云云

三吳記吳黃龍中吳郡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

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而死合塋後

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雁常

宿于上孫權聞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

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小比肩

世說諸葛恢大女適庾會會被蘇峻害其女改適江霽次女適

羊楷子衡娶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婚小女乃云羊鄧是平婚

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

王安豐之妻常卿安豐戒曰婦人卿壻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妻

曰親鄉愛鄉是以鄉鄉我不鄉鄉誰復鄉鄉沈文季飲酒五斗

為吳興太守常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晉書何曾家法脩整至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身坐而

南妻坐面泣對酒酌酢一歲不至再三馬年八十而終

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

知竟堪作夫人否耳唐相向敏中始娶也未紫矣嘗戲其妻曰接脚夫人

續博物志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壻經年不歸女家更

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竟至墓所開棺女遂活因與

俱歸後壻聞之詣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之

宜還前夫曹操幼子蒼舒死求原郡死女合葬史以為談楊用修曰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

而葬相從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南史孔淳之性高尚居會稽與徵士王敬弘為人外之交敬弘

以女適淳之子以烏羊繫所乘車轆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

迄暮而歸或怪其故答曰此亦農夫田父之禮也

卞彬字士蔚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椀皮為着着帛冠不十年不

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為傅蚕室

王彪敗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當先殺

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刃曾不辭憚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

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北史邢邵字子才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置入內閣為犬所吠

唐書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

織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

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得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

頗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王言

高祖竇皇后父毅嘗謂妻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安與人因畫二孔雀於屏間請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得之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各中一目遂歸之郭元振少美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婿元振曰知公有五女未知孰醜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誰是匹偶使五女各持一線慢前使子取便牽之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線第三女果有姿色

獨異志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卒臨終時告子昇曰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為親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于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後產一男而卒

定命錄陳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袁天綱擇婿天綱曰惟果毅班某有貴子可嫁之終必得力當從其言時人笑之乃元崇也後魏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弟子五百餘人瑀有女選婿惟有心於延明別設一席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坐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白樂天詩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

兄母未開口已嫁不須史綠窓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聞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

堂除四座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鄭執兄弟同夜成婚詩崇樣開

雙萼天桃照兩花分庭令佩響隔扇偶粧華迎風俱似雪映綺共如霞今宵二神女併在一仙家

李白詩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

唐雲安公主下嫁詔陸暢作催粧五言詩曰雲安公主貴出嫁

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百子帳待幃七香車借

問粧成未東方欲曉霞朱子語錄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婚相宜蓋其制本戎虜特窮廬

之類捲柳為圈以相連鎖故以百子總之杜牧之詩絳燭獨對繫臂紗後學不解常見服式變古錄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

有姿色者以緋絲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不伏係臂今定親亦有云係臂者

唐宋遺史五代末涿州人南楚材遊陳穎聞穎守欲子妻之已

娶薛以受穎恩遣人歸取琴書之屬似無還意薛氏善書畫作

詩寄曰欲下丹青筆先拈玉鏡端已驚顏寂寞漸覺髮彫殘淚

眼猶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材見詩而慚

馬與偕老樂善錄鍾輻年少負才樊若水妻以女女亦才質雙盛輻登第買一妾曰青箱任放不歸一日邑令延飲

樓上方醉卧夢妻怨責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翌日妾暴死及抵家妻已物故乃輟夢之

南部新書李翱尚書牧江淮郡進士盧儲投卷求謁李直卷披

閱赴公宇視事長女及笄見文尋繹數四曰此人必為狀頭李

聞之乃慕為壻來年果狀元及第纔過殿試徑赴佳期作催粧

詩昔年曾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

鸞鳳下粧樓祖龍眉無擇晚娶徐氏姿色議親之時無擇為館職徐氏必欲相其人而無擇貌寢恐不得當也同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喜甚成婚始悟其非竟以反目離婚

太平廣記唐劉震之女無雙幼時許其甥王仙客未成婚朱泚

之亂震夫妻死無雙沒入掖庭仙客後二年入京遇舊蒼頭塞

鴻又得無雙婢採蘋與居後為縣尉至長安驛忽有中使押內

家三十人往元陵洒掃塞鴻烹茗於簾外夜深忽聞簾下語曰

塞鴻即徧否明日去我後園中取書送郎書後云嘗見勅使說

元

富平縣古押衙有心人今能求之否後仙客尋古押衙結以寶

玉半歲古押衙求茅山道士藥令採蘋假作中使賜無雙死三

日後以親屬贖屍以與仙客救療得愈押衙自盡仙客與無雙

偕老襄鄧間宋史王克正仕江南歸本朝直舍人院及死無子

不見其面觀其捧爐奉佛手相甚貴後數年陳晉公怒為參知

政事一日便坐太宗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

有二子太宗問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惟有一女朕甚念之

卿可作配晉公不敢辭遂納為室不數日封晉國夫人如陳之

也相歐陽公脩與王宣徽拱辰同為薛簡肅公子壻文忠公先娶長

女王拱辰娶其次後文忠再娶其妹故文忠有舊女壻為新女

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

言行錄周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

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得不做此事

語錄程正叔言婚姻結髮無義欲去之久矣言結髮為夫婦者

只稱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

豈謂合髮乎耶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歸曰錄劉岳書儀

鞍馬大為可笑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反

令壻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

上高坐垂簾如此士大夫不知見聞錄宋景文公初納子婦其婦家饋食物書云以食物煖女

公曰煖字錯用從食從而從女其子退檢書博雅中餽字

遺書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

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

若持至吾當火於庭

蘇東坡謫居黃岡與陳季常遊季常自以飽參禪學其妻柳惺
客至或聞詬罵聲坡詩戲之曰誰似龍丘居士賢談空說有夜
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蘇老泉女適其母之兄程濬之子詩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
厥子來結姻鄉人嫁娶重母黨我雖不肯將安云

古今詩話池陽崔球為太學生一日書夢到其家見其妻正寫
字呼之不應與之言不答抵其所思乃詩也曰數日相望極須

知意思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既覺歷歷記之數日書至
其妻詩一字不差唐袁筠娶蕭安女言定未幾擢進士第羅隱以詩贈之曰細看月輪還有意定知丹桂近

侯鯖錄真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璞能為詩召對自言
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璞曰獨臣妻有詩一首云更

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
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東坡云吾頃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

妻女送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
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大笑而止王元字文元桂林人苦吟風月妻黃氏共持雅操每遇得句中

夜必先起燃燭供具紙筆元甚重之有聽琴詩曰拂琴開素匣何事獨頻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公自知寒泉出澗澁老檜倚風悲復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

游宦紀聞永福古有識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奇龍瓜花紅狀
元西東乾道間福清天保瑞雲寺後石崖橫山而行齧地成蹊

既而永邑東鄉石壁溪巖松上產龍瓜瑞花其年蕭公國梁果
魁天下次舉黃公定臚唱第一蓋瑞花生處西之於蕭東之於

黃各三十五里此狀元西東之應也又次舉鄭公僑廷試復先
多士初邑尉見公丰姿秀發驚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得出我
門下既而豫薦尉喜幸約妻以女及中第日尉已捐館其妻挈
累扶襯相遇於中途黃哭之慟命逆旅主人達情請遂初約遂
定婚於邂逅間

代醉編莊綽雞肋編謂家有呂縉卿文集載淮陰節婦傳夫與
里人同商里人悅婦之美江行乘間排其夫水中詐呼求救得
屍慟哭制服如兄弟錄其行橐還付其母奉其母如已親者累
年姑感其義遂以婦嫁之有子一日天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
庭中積水竊笑婦問故里人以婦相歡且有子必無他乃以實
告之曰吾向欲汝故謀汝前夫死時指水泡為證今見水泡竟
何能為也婦默然伺里人出奔告於官遂正其獄因慟哭曰以
吾之色而殺二夫何以生遂赴淮而死

賢慧婦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奔及齊齊桓妻之有馬二十乘
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
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
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
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春秋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居夜火伯姬
曰保傳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漢原涉曰不見家人寡
婦耶始自約救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為賊所

汚遂行淫泆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

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班彪女名昭字惠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內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作文誠七篇

魏書文帝皇后郭氏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字中王

世說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於是考問詞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趙母嫁女女臨去教

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為其况惡乎

陳留董祀妻即蔡邕之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曹操因事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記憶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纔四百餘篇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具草唯命繕書送之文無遺誤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兒婦曰無與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容母母曰汝等雖嘉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昔舊傳吳李衡妻英習賢明婦比孫亮廢衡欲奔魏英曰瑯琊

王素好善慕名今初立方欲自達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意不自了者可自請錄表列前失乃當反見優饒非直活而已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惟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墻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智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

王江州為孫恩所害謝夫人娶居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在帳中劉束脩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酌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嘆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

胸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關人心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來覺惡否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于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唐書元相得罪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槩頗聞掖庭代宗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得罪亦幸

矣堅不從命浮休子唐某王諸官妻美者許言妃喚即行無禮典義魏簡妻鄭氏王遣喚鄭曰懷愍之妃不受賊

吳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耶鄭入外小閣欲逼之鄭太呼左右曰王也曰大王豈作此事是必家奴耳取一隻履擊王頭破

抓面流血如聞而出鄭乃得還漁隱談叢近時婦人能文詞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雨

踈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此語甚新又九日詞云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此語非婦人所易到也易安再適張政舟未幾反目有啓事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駟僮之下材傳者無不笑之

語錄本朝婦人能文止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畧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贊旒云云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此語豈女能子所

王直方詩話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來驟雨歸飛急去作西風一枕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初德麟歸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為親余以為二十八字媒也

演繁露樂府有木蘭廼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為作詩然不著何代人獨詩中有可汗大點兵語知其生也
隋即唐也女子能為許事其義且武在緹紫上或者疑為衛子夫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惟得獨鏡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又杜牧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裡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遂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既有廟貌又曾作女郎則誠有其人矣亦異哉

詩話天聖中禮部郎中孫冕取三英詩劉元載妻詹茂光妻趙晟之母趙母早梅詩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香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干寄遠云錦江江上探春回酒盡寒冰落盡梅爭得見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

南史陳時沈氏高涼人世為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幼賢明在父母家能撫循部眾歷服諸越高涼太守馮寶聞其志行聘為

妻每與夫寶參決詞訟政令有序侯景反都督蕭勃徵兵入援
 遣刺史李遷仕召寶寶欲往氏疑其反止之後果反寶率嶺表
 大亂氏懷集之百越晏然子僕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詔冊氏
 為高涼郡太夫人賚繡幃油絡駟馬安車鼓吹麾幢旌節如刺
 史之儀僕卒百越號夫人為聖母王仲宣反夫人帥師敗之親
 披甲乘馬巡撫諸州鎮南悉定封譙國夫人升庵集漢西域傳
 馮夫人名燎漢官
 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
 戰則錦繡寶憶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
 編旗女將與李全戰者
 見金史可對錦繡夫人

陰騰書章氏之先起家將為王氏守北邊號太傅其妻練氏封
 郡君太傅嘗因事欲斬兩卒郡君苦救之不得乃陰縱之兩卒
 奔江南皆為將閩之亂也李氏使兩卒將而攻之太傅已卒其

子守之兩卒使人諭郡君言城日暮當破郡君無憂也郡君報
 曰爾金我家不若完此一城兩將許之諭使降是完一城此
 其所以有後也

士齊集序貴宏云姓鄒氏以子編脩和仲貴封孺人未軒濮公
 之配其父贈御史郡博益軒先生教之列女傳諸書速解冥契
 而又博覽子史以含咀其菁華形諸吟咏隨事摹寫和平莊重
 見者無不竒之以為是無愧於能言之士夫因以士齊稱之然
 孺人雅自愛重未嘗苟作惟未軒公及和仲之嘗所往來厚善
 有托而求焉者乃時作一篇應之其稿亦多棄不錄宏其子婿
 也自贈寄之外未嘗有見焉間以為請則曰筆札非吾職也比
 者太平守傳侯希準奉其母太夫人就養郡齋以東山愛日十

題懇孺人賦之侯命諸孫繡諸梓其梅云七日孤根暖獨回百
 花頭上一枝開實成看取調羹日列昂榮親上壽臺臺云纍纍
 紅玉燦朝霞僊種由來席上誇榮樂兒孫稱壽考安期巨實大
 如爪竹云清風隱隱動琅玕直節空心幾歲寒賸有清香名壽
 酒高堂日日報平安燈下課子曲曲闌干月上遲膽丸資苦夜
 深時少年能致青雲路贏得人傳跨龜兒座隅訓女秀毓閨門
 深一隅好親古典鑒賢愚中王未許歸凡子願藉金屏選士夫
 賀子充入閣姓名喜自入金甌簡命重承拜冕旒九五年當新
 宰相三千行裡舊龍頭經邦濟世心常切顯祖揚親願已酌伊
 傳芳名照青史雍熙行見邁成周

升庵集藝文類聚有秦嘉妻徐淑與嘉兩書玉臺新咏與嘉詩

皆麗則可誦又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死毀形不嫁
 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後漢書列女傳乃舍淑而取蔡
 琰何見 兩漢類語梁鍾嶸詩評曰二漢為五言不過數家

而婦人居二徐淑寶釵之作亞團扇矣升庵妻寄滇詩鴈飛曾
 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

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日歸日歸愁歲
 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

代醉編後漢謝夷吾傳註引謝承書壽張女子張兩早喪父母
 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皆為聘娶
 成善士夷吾為令薦于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昔陽城不
 娶張雨不嫁天下固有一種高潔之人出於人情之外者

唐后妃傳唐尚宮宋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善屬文皆性
 潔素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鄉凡裔為姻對聽其

學若草訓諸妹若嚴師著女論語十篇以常宣文代孔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為傳申釋之

續耳談孟淑卿姑蘇人訓導澄之女有才辨工詩自以配不得志號曰荆山居士嘗論宋朱淑貞詩曰作詩須脫胎換質僧詩

無香火氣乃佳女子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為士林所稱最傳者數篇悼亡詩云班班羅袖濕啼痕深恨

無香使返魂豈蕊花存人不見一輪明月伴黃昏又春歸云落盡棠梨水拍堤淒淒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

只管啼

妬悍妻

九州春秋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

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

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

志益哀之諸婦人因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乃

厚加殯殮唐史李益與李賀齊名然有癡病多猜忌開妻妾過為苛詈有散灰高戶之談時謂妬癡

典論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於家為琰富貴更取妾故

也侍兒小名錄南鄭尉李雲於長安求納一姬其母未許雲曰予誓不婚號姬為楚賓姬卒經歲遂婚沈氏雲浴于靜堂見楚賓執一貼藥來曰今與沈家作婿無以相奉贈君香一貼以資沐浴瀉藥末入斛中雲出遂死

晉書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

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意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閔眵

蝨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曰

是男子相為耳若是周姥撰當無此也嘗憚諸婢使在前作伎太傅暫見便下帟太傅

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王導事曹氏性妬乃密置衆妾於別館以處妻知而將往導恐被妻辱遽命駕猶恐遲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而戲之

賈充妻郭氏產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閣充入就乳母手中戲

之郭遙望見疑充即鞭乳母殺之兒思乳母而死郭又生一男

乳母抱在中庭充過拈頰郭復疑又殺乳母男又死閑覽有湖南倅妻生子已週歲夫婦甚愛憐之開宴有妓與語及戲忽

令吏擎生肉二盤置賓主前則子肉也毒忍至此

宋書明帝憎婦人妬榮彥遠以善棊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為

卿治之何如遠率爾曰聽聖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劉休妻王

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杖王二十令休宅後開小店使王親

賣掃帚皂筴以辱之

南史馮衍字叔通妻妬悍不畜媵妾兒女自操井曰劉孝標云

子與敬通三同不遇一同也剛直二同也馮有忌妻自操井曰

子亦有忌妻家道坎坷三同也

梁武帝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為却后所察

動止皆有隔物其憤恚殆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自

嘗讀山海經云以鷓鴣為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忌陛下盍試之

梁帝從之后妬滅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羞

諸以偏賜群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

不嫉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俾其惡去善勝忌者皆知革心亦助

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誠於

血生其議遂寢

朝野僉載兵部尚書任環上賜二艷姬妻妬爛其髮充盡太宗

聞之賜金瓶酒欲飲之立死不妬即不須飲柳氏拜救曰妾與
 環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貴今多內嬖誠不如死乞飲盡
 無他帝謂環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柰何
 二女令別宅安置

南唐近事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絕婢
 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曰業位
 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而言曰
 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豐之初陛下所藉者鴛力未竭耳而又
 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于任使烈祖以銀盆綵段賞之
 陳覺微時為宋齊丘之客及為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
 執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姿首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侍

三婢若舅姑禮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
 何敢侮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五代史莊宗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
 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
 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賜諾之后趣元行欽拜
 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有與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

累日五代史包載畏內欲出則謁假於細君嘗滴水於地指曰
 不乾須前歸若去遠則燃香印插至某所以為至家之驗
 因筵聚方三行酒即欲逃友人曰扈君恐砌水隱形香印
 過界耳上馬群噪曰若夫人恠遲但道被水香勸杯留住

遜齋閑覽本朝廷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時號六虎其中五
 虎尤甚平生手殺婢十餘人凡三適人皆不終夜分嘗聞堂簾
 間喧呼聲同室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闢戶移榻中庭持

刀獨寢徹夜寂然人畏五虎之威鬼猶畏也卮載同時有禮部郎康寔妻常病欲烏鴉為藥將雪未消怒欲加捶乃涉泥出郊同省劉尚賢戲之曰聖人以鳳凰來儀為瑞君獲此免禍可謂黑鳳凰矣

喪妻棄妻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則方箕踞鼓盆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以獨何能無槩察其死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十洲記鳳麟洲以鳳喙麟角作膠名續絃膠一名連金泥能續斷絃陶穀與驛卒女秦若蘭狎贈詞名風光好云好姻緣惡姻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

膠續斷絃是何年

晉書廬江太守周龕婦服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顛等三十餘人同會颺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二年之喪既除而享春秋猶譏之况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難追請免龕官顛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各奪俸一月周龕明日當除服今日請客獲

諱禮嚴矣哉

世說孫楚除妾服作詩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孟蜀時素州節度使王承儵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隋渭州

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云深深墓玉鬱鬱埋香酉陽雜俎江淮王生善卜齊賈

客張贍將歸夢炊日中間王生生日君歸不見妻矣日中炊無釜也賈客歸妻已卒

東坡集劉庭式未第時議娶既第時而妻瞽卒娶之後庭式倅
 密州而妻死庭式喪之踰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
 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
 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變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
 則凡揚袂倚市目招而心挑者皆以可為妻耶軾深感其言後
 叢說華陰呂君舉進士後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吾女
 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君為不欺又何辭遂娶之生
 五男皆中第其
 人是丞相及公

說苑太公望少壻馬氏老而見去賣醬孟津值天大涼改業販
 麩又值大風賃於棘津讎而不庸屠牛朝歌天熱肉敗凡往不
 遇乃釣於滋泉西伯出獵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為師及武王
 平商封於齊東就國道遇婦人泣問之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

令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太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

定難收婦遂抱恨而死今有馬母塚家語後序自叔梁紇始出
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

出妻故稱孔
門三世出妻

白虎通曾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蒸蒸不熟
 因出之人曰非亡出也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也棄妻令可
 嫁也蒸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

後漢書竇玄以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與玄書別曰
 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
 衣不厭新人不厭舊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李白白頭吟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窠漢宮月雌弄秦草
 芳寧同為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正嬌妬獨坐

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憚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林女文君因贈白頭吟

孟郊去婦怨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連安知御輪去今日翻迴轅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夫君聽去

鶴言哀哀七絲絃

唐宋遺事嚴灌夫娶慎氏十年無嗣乃出之妻為詩以別曰當年心事已相關兩散雲收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

望夫山遂與偕老庾亮兒適蘇峻難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亮答明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

念亡兒若

孔談苑王粲丞相舒公之子不慧有妻未嘗接其舅姑憐而嫁之粲自若也候叔獻再娶而悍一旦獻卒朝廷慮其雪前夫之

子有旨出之不得為侯氏妻京師有語云王大祝生前嫁婦侯

兵部死後休妻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為墓志俟死而刻之及王粲死有

習學檢正張安國哭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生為公嗣京師語曰程師孟生願速死張安國死願託生

妾侍

左傳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

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

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

以妾為夫人則固其無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

惡之晏子對景公曰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

說文妾之為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

有臯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左傳女為人妾妾不聘也

後漢書伶玄妾樊通德能言趙飛燕姊妹事既作飛燕外傳玄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也盛時疲精神馳騫嗜欲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凄然泣下

拾遺記石季倫有愛婢曰翔風能別五聲以文顯名年三十石崇乃退為房老翔風怨而作詩云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

世說桓温平蜀以李勢女為妾嘗著齋中妻南郡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輝不為動容徐徐結髮斂手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

乃是本懷辭甚凄惋王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待之

王導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洽恬

南史阮佃夫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為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頗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

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惜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梁羊侃善

律自造採蓮掉歌兩曲甚有新致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衣長七寸舞人張淨妮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其掌上舞

伽藍記高陽王雍薨後美人徐月華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為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篳篥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

成市徐常語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二名艷姿並娥眉

皓齒潔貌傾城脩容亦能為綠水歌艷姿善火鳳舞並愛傾後

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

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為圓扇歌壘上聲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為貧姬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中為寇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舊唐書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為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為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當無復還理知之痛憤成疾因為詩寫以縑素厚賂闈守以達窈娘窈娘得詩悲咽結三章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陷知之破其家李德裕祥瑞論褒姒驪姬皆為國妖以禍周晉綠珠窈娘皆為家妖以災喬石御史臺記監察御史清河張佶侍兒仙娥能歌舞解詞翰常出以娥充使典有密知者將發之佶并曉多數竟得不發

武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在於堂與辛蘭

蘭蘭蘭芬馥附耳而聽即素娥語曰某花月之妖帝遣奉公言笑

梁公時之正人不敢見也南部王縉為相為妾造寶應寺宏麗無比今寺中釋梵天女悉歸韓為齋

公妓小小等寫真也

杜陽編元載龍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

雖旋波瑤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衣龍綃之衣一衣無二二兩

搏之不盈一握往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

因贈詩曰無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之漢武帝虛築避風臺

公南亦作長歌褒其美畧曰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

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為巧媚載感之

怠於庶務及載死瑤莫自為里人妻矣

長慶集徐州張尚書封建有愛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張既
 沒有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
 年于今尚在盼盼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
 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
 樓人思悄然自理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二十年白樂天贈以
 絕句云黃金不惜買娥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
 一朝心去不相隨後仲素以余詩示盼盼乃反覆讀之泣曰自
 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
 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飲恨眉
 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盼盼得
 詩後快快旬日不食而卒但吟云兒童不識冲天物謾把青泥

汗雪毫

本事李逢吉性疆悞猜忌好危人劉禹錫有妓甚麗李一旦陰
 計約會奪之劉憤懣作四章以擬四愁云玉釵重合兩無緣魚
 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戩金盆已覆
 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糜蕪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

云云

睽車志鎮江士人妻悍如買妾不能容妾屢欲投繯士人
 有幹之金陵去家終兩月忽中夜枕前切切之聲自言即
 其妾引决死矣懇求為誦經追修遣僕歸僕還得家信則妾故
 無恙李元衡往建康其侍妾事亦如此李曰妾思假托惑我

雲淡友議崔郊秀才者與姑婢通姑貧鬻婢於連帥連帥愛之
 以類無雙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不已即強就親府署
 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如家崔生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
 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疾

郊者寫其詩於座帥觀之召見郊握手曰四百千小哉遂命婦
 同歸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遽
 命召焉戎使君豈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乃戎使君之
 什也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
 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大丈夫豈可奪人之姬愛為己之嬉
 娛遂以繒帛贖行以書遜謝於零陵之守也昔王敦驅女樂以
 結軍士楊素歸徐德言妻臨財莫貪於色不恡者時人用為雅
 談襄陽公為于頓其挺特之英雄乎

宋史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帶唐書於本任刪脩每宴罷開寢門
 番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其脩唐書
 望之如神仙多內寵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出十餘

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寒而歸樂天有二妾善歌小蠻善舞

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暖其後
 妾竟去云退之二侍姬名柳枝絳桃

西清詩話王詵晉鄉都尉既喪蜀國貶均州侍姬盡逐有歌者

號嚮春鶯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從汝陰道過市橋聞泣聲甚

怨問之乃嚮春鶯也得句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

衙客足成章云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

空挹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

回首音塵兩沉絕春鶯休嚮沁園花趙淑浙人有美妾泊計偕
 母不許携行會上元節為

鶴林之遊帥見之掩為已有明年報歸以詩達之曰寂寞堂前
 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吒利今日青娥屬史君
 即聞之
 乃遣還

演繁露翠翹洪內翰侍人失其姓善畫自題云翠翹戲筆字畫

婉媚程大昌題云戲作風枝斜再惱玉堂宿

韓退之詩不鮮文字飲惟能醉紅律

文潛戲曰愛文字飲人與俗子同科

侯鯖錄寇萊公有妾曰舊桃公因會贈歌者曰以束綾舊桃作

一詩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

熄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又詩曰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熄軋軋度

寒核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

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錄李沂公勉性不苦俗間聲音惟寵二姬曰秀奴七七善琴與箏歌時令奏之自撰琴譜

書史會要田田錢錢辛棄疾二妾也皆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筆

札常代棄疾答尺牘

異聞錄寶參所寵青衣曰上清

清波雜誌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

唐鄭光鎮河中宣宗欲封其妾為郡夫人上表辭焉書記田詢

之辭也宣宗大喜曰誰教阿舅作此好文左右以詢對便欲以

翰林召之以不繇進士遂止今士大夫肆情昵愛恨無自以致

其上僭肯辭朝命乎

代醉編莆田林之先有方伯公秀五旬無子娶十四妾皆以妻

妬死後乞休歸諸同年慮其之嗣釀金八十為購妾而里人避

妬莫有許者適督郵有一女逾二旬罷官貧甚莫能歸毋利金

欲與而父難之女曰兩親無歸女安得惜身但當善事之耳遂

成購不三日捷幾死明日又捷女曰捷惟此一次明日恐不能

受妻大怒明日又捷女逃歸房妻亦逐入女忽閉戶加刃于妻

頸曰吾為十四女報寃死足矣而又棒捷之無算妻忽呼方伯

救解且夫天日再不撻汝女始解由是兩相歡女生七子三甲

榜四鄉書白帖妾謂妾祖姑無妾祖姑易姓而附於女君可也注女君嫡祖姑也易姓而附凡下女君一等

沙筆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尤

之子也娣者何娣也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愚

按衛莊公娶於陳曰厲媵娣曰戴媵而其嫡則莊姜姜與媵不

同姓齊桓公之夫人三日王姬徐嬴蔡姬姬與嬴不同姓安在

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者乎莊姜姊妹一適於邢一適於譚皆為

夫人未嘗通為娣也且使同氣連枝連操區盪諸姑猶子並進

銀環殆類收孥豈曰人理聘稗齒而待年事良可醜屈大邦以

媵小勢或不行宋戴埴謂古有一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

媵特送婚之名左氏同姓媵之不過謂可講餽送嫁女之禮非

以妾訓媵其說不為無見

會稽李本曰古者天子一娶十有二女諸侯一娶九女天子之

后諸侯之夫人為嫡其外姪娣及他女從者則謂之妾媵而班

行序為嬪御當其初至貴賤已有等差所以定名分室亂源也

故於禮無二嫡嫡先死則從其班行之次立為繼室以攝行內

主之事大夫亦然故程正叔有言大夫以上無再娶禮自大夫

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耳后世緣此自

庶士以上至於天子皆有再娶之事非古禮也

伎

唐書韓滉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有官妓善歌色亦閑妙昱

情屬至厚滉聞其名置籍中昱為詩以送云送客春風湖上亭

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妓至唱

戎此詞澆即歸之韓翃少負才名隣有姓李者每將妓柳氏至必邀韓飲愈熟李命柳與韓後翃成名為節

度使侯希逸從事寄詩曰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谷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

將沙吒利所劫希逸以事聞諸朝詔柳氏還翃

薛濤辨慧成都節度使命濤改一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

逐韻節度曰口有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節度曰如何

一條曲曰相公為節度使尚使一沒梁斗至窮酒佐有三條椽

內一條曲又何足怪作四友贊其畧曰磨潤色先生之腹

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囿以休休得罪連帥

作十離詩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其十鏡離臺云鉉瀉黃金鑑

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為遭無限塵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

元微之元和中使蜀府公嚴司空知之遣濤往侍馬後登翰

林以詩奇曰錦江滑膩娥眉秀化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踰鸚

鵲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

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薛嘗辟為校書贈之詩

云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洛陽才子知多少管領

春風盡不如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帥杜鴻漸飲大醉歸宿傳舍既醒見二妓在側劉問之乃曰郎中席上與司

空詩因遣某未問何詩曰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常娘司空見慣渾閑事幽亂蘇州刺史腸

雲溪友議李八座翔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顏色憂悴

明府詰其事乃姑蘇臺常中丞愛姬所生之女也曰妾以昆弟

天喪無以從人委身樂部耻辱先人言訖涕咽情不能堪亞卿

為之吁嘆曰吾輩與常族其媼舊矣速命更其舞服飾以袿襦

為之吁嘆曰吾輩與常族其媼舊矣速命更其舞服飾以袿襦

延與韓夫人相見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撫念如其所
 媵遂於賓榻中選士而嫁之舒元與侍郎聞之自京馳詩贈李
 公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
 公懷舊嫁文姬

崔崖張祐齊名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羹失

錯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窓耳似瑞愛把薑芽

梳掠髮寬簪山上海初生端端往見二子再請曰端端祇候三郎

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覓得黃鵠被繡鞍善和坊里取端端

楊州近日溲成醜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

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散子賭酒微吟散子遂逃
 累手粘無因見得玉纖纖祐曰但知報道金釵墜髮髻還因露

尖指

侍兒小名錄愛愛姓楊氏本錢塘倡家女也年十五尚垂髮性

善歌舞幼學胡琴數曲遂能緣聲以通其調泛舟西湖採荷香

為金陵少年張暹所調遂相携潛遁於京師暹家雄於財雅曉

音律歲時嬉遊以犢車同載踰二年暹為父捕去不及與愛別

留於巷中舍與予家相隣一日人傳暹死或往慰問愛愴然泣

下曰是必虛語若果然亦不願他從故鄉道遠出非以禮必不

能自還當死此舍愛姿體纖素艷發不類人間人後三年念暹

之勤感疾而死小婢子錦兒今尚在出其綉手籍香囊纈履數

物香皆郁然而新

都下名姬楚蘭香國色無雙每出則蜂蝶相
 隨慕其香也長安伎曹文姬工翰墨號書仙
 任生詩莫怪濃香薰骨
 鳳雲衣曾惹御爐香

青箱雜記魏仲先寇萊公游陝郊僧寺多留題後同到見萊公

詩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伎頗慧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

笑

錢塘蘇小小歌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真娘吳妓死葬虎丘寺前時人比蘇小小吳舉子譚

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之過之李有詩名席

間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貌休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

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覓愛卿司馬溫公為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

之嘗會僧盧荆公住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荆公集句戲之云年來年去來去忙暫閑偷卧老僧床驚回一覺

遊仙夢又送流鶯過短牆

泊宅編杭妓琴操善應答東坡善之後因在西湖戲琴云我作

長老爾作叅禪問琴云何謂湖中景答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

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答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髮掃巫山

一段雲何謂人中意答云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參軍如此究竟

如何坡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即削髮

為尼

侯鯖錄唐梨園子弟以置院近於禁院之梨園也女妓入宜春

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謂在上前也骨肉居教坊謂之內人

家有請俸其得幸者謂之十家故鄭嵎津陽門詩云十家三國

爭光輝是也家雖多亦以十家呼之三國謂秦韓魏國楊氏三

大夫人也

墨莊漫錄徐州有營妓馬彤者甚慧麗東坡守徐州日甚喜之

彤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鶴樓未畢彤竊效公書山川

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畧為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彤之書也

代醉編鄭景望記聞云乖崖帥蜀時給澣濯紉縫二人乖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但云張詠小人小人遂止將歸出帖云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蓋未嘗有犯也趙清獻公帥蜀時日有妓名杏花喜之戲謂之曰頭上杏花真可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趙益感夜謂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為呼來去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幙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往郭持正言張帥蜀時新有變帥守多不携家官擇良家處子十人執沆濯組紆之後張

始不用既恐不便於後政遂留之執事二年將滿悉嫁則皆處子也

僕婢

左傳申無宇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周禮奚三百人鄭玄注曰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曰奴婢其少才智者以為奚今時侍史官婢是也公羊傳廐役皂養注折薪為廐炊烹為養牧馬

為皂

前漢司馬傳臧獲奴婢應劭曰方言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又左傳得用曰獲燕之比郊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張揖云婿婢之子謂之臧歸奴之子謂之獲

風俗通云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或原之減被減罪没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

鮑宣傳倉頭盧兒皆致富孟康曰漢名奴為倉頭非絕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所居為廬倉頭侍從因呼為廬兒霍光傳

愛幸監奴馮子都注謂奴之監知家務者張敞傳出從童騎注以童奴為騎自從

衛青其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媪通生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羊民母民母者青

之嫡母也以原是民間之婦之子皆奴畜之不以兄弟青嘗至井泉居室有

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嘆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

矣安望封侯呂不韋家僮萬人師古婢妾總稱說文男有罪曰奴奴曰童女曰妾

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豨勇

博物志并州刺史畢軌送故漢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二

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漢末發范明友家奴猶活明友霍

光女聿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嘗遊走於民

間無止住處今不知所在陶侃家僮千餘嘗得胡奴不喜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

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至夜失其所在

世說郗司空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快

稱之劉曰何如方回怡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

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晉書熊翹嘗為石崇蒼頭而吐棄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

見而稱異勸崇免之

唐書柳公權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

盃盃一筍藤藏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曰銀盃羽

化矣不復詰蜀王子淵到寡婦楊惠舍有奴名便為決賣券從百役使奴淚下落鼻

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答楚嚴慘或勸其去曰我非不能他

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漢鄭玄家奴婢皆讀書一婢不稱旨使人拽着泥中須臾一婢

來問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住想逢彼之怒

毛無錫茶譜唐肅宗常賜高士張志和奴婢各一志和配為

夫婦名曰漁童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

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施有吾詩鋤藥顧老叟焚香呼小青王吉傳為傳婢所毒謂傳

相衣服祴席之事

韓愈寄盧仝詩玉川先生洛城裡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

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陸放翁詩委轡看山無鐵犍冷樵煎茗有青猿鐵犍梅聖俞馬青猿王元

童之

詩話老杜課伯夷幸秀伐木則曰以徵寒給酒一斛遣信行脩

水筒以浮瓜裂餅荅其恭謹淵明告其子曰輒遣一力助女薪

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蓋古人之役僕夫其忠厚率如

此國史補頽峴家僮名銀鹿後事魯公終身

志怪于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妬壘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

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

蘇訖寶父常致飲食與按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

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有所感起是也

南齊書王懌不辨菽麥時以為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以獵

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崑崙樂成王黨取中山傳婢李羽生為小妻

比夢瑣言柳仲郢僕射有婢失意鬻於成都蓋巨源使君欲之

取致其家一日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窓下過蓋公於束縑內選
擇舒卷斟酌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蓋命扶出翌日廖曰
某雖賤人曾為柳家細婢夫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絹牙郎乎

三水小牘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有國色喜讀書

屬文風月賞玩之佳旬往往播于士林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惠

有色機疑與知客通答殺之晉中書令王涯與嫂婢情好翹好持白團扇婢作歌團扇復團扇許

持自障面悴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觀察使李庚之女奴名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四子長曰延

禧次曰延範延祚延祐所謂大郎二郎三郎五郎也咸欲承之

而不得嘗遇清明之夜大郎遇之於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

却要取茵席授之給曰可于廳中東南隅停待又遇二郎謂之

曰可于廳中東北隅相待又逢三郎束之曰可于廳中西南隅

相待又遇五郎握手不可解曰可于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嘗

持所授茵席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頃却要燃炬豁扉

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裡覓宿處四子各奔所携掩面而

走自是不敢失敬

師

禮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墻列事未

盡不問席廣三尺三寸三席所謂函丈也

學記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說文古者稱師曰先生

穀梁傳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

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

不聞友之罪也

管子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齊整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鮮是謂學則 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任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無恃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先菜羹炙載中別載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酒右醬告具而告捧手而立三飯二叶左執挾七周還而貳唯噍之視

荀子師術有四兩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者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水深則回樹落葉奉弟子通利則思師法行南郭惠子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

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追
上乃良醫之門多病人藥掃之側多曲木

曰覽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各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 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理義之術勝矣

莊子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

之師曰被衣列子師老商氏友伯子高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又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瞽人

揚子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閱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漢書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學士皆

師尊之

張禹成就子弟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豈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疎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莞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韓詩外傳知如泉源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為輔弼者人友也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

東觀漢記顯宗以張酺授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體章帝即位出拜東郡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人并郡掾吏並

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遍然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

後書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辨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

眠韶潛聞之應云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異聞錄

正張某天性刻薄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魯使為陰府追鬼以怖張老曰要得一冥司牒方好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笑曰奉閻王牒追君張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中有兩角橫其首出言曰吾真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今弄假成真矣亦逝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學教授隱于南山下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

通經籍恂音融才以女妻之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
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
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
前後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剛原諸孫
君鄉里鄭君學者皆範也君乃舍之是以鄭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也原
世說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
箕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笑一轉便決
衆咸駭服及玄業成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嘆恐玄擅名
亦心思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撻屐融果轉式逐之
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
免注駭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
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醜毒乎此委巷之言也

太傅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世

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爾式禮度不如式瞻
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代
編大將軍掾敷煌宣度為師太常張文明制杖應節曰孔子之
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如父而無服今人乃服杖同之於父何
也

裴景仁前秦記苻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壺對曰周官
禮註未有其師常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
無可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室書堂生員百二十人隔絳
紗幔而受業馬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崔鴻後秦錄姚泓為太子受經于太學博士淳于岐岐病在家
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

詣省疾拜於床下

北史李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

後璠還就謚請業同時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

在明經公府二辟並不就有絕世之心及卒博士孔璠等謚為

貞靜處士

退之師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而解惑者也吾師道也庸知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何尚之字彥德元嘉中為丹陽尹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

海徐秀廬江何曇黃穎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曾郡孔

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嘗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

之亦曰球正始之風尚在

中說賈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

白首北面豈以年乎

唐書徐曠字文遠博覽五經心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

重講于太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

辭去之速答曰觀其所說悉是紙上僕皆先已誦得之至於奧

曠之境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呼與議論十餘反重甚

嘆服之文遠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實感揚玄感李密皆從其受

學

蕭穎士字茂挺聰警絕倫外夷亦知其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中

人願得蕭夫子為師其名動華夷若此

譚賓錄張後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誥

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知後裔對曰昔孔子領徒三

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即為萬乘主計臣此功愈於

先聖太宗太悅

神異錄貞半千名餘慶少與齊州人何彦先同師事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謂曰五百一賢足下當之矣遂改為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彦先皆成服喪畢而去

翻譯名言宣灑舊翻弟子新云所教南山曰學在我後名弟從師生名子天台云師有匠成之能學者具資稟之德資則拾父從師敬師如父師之謙讓處資如弟司馬彪曰徒弟子謂門徒弟子老子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也南山云師無率誘之心資缺奉行之志何休注子流子公羊隱十一沈其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清波雜志訓蒙最難其人嚴則利於子孫而不能久狎則利於

已而負其父兄之託頃一鉅公招客訓子積日業不進歎踏欲退鉅公覺之置酒泛引自古名流後嗣類不振且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吝之前人取之多後人豈應復得士人解悟其迹遂安堯山堂陳音師召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呼茶曰未煮公曰也罷又呼乾茶曰未買又曰也罷號陳也罷其罷南京太常門生會饒有垂涕者李西涯在席有句云師弟重分離不陞他太常卿也罷應曰君臣難際會除我大學士何妨便

后山集嘉薄命以事主不盡年陳無已為冒南豐作乃以自表見其不更他師也東園友聞虎林先生所書六經語而於儀禮尤致意焉觀此則先生之學可見先生嘗為困學老人解于深敬之教其二子解于聞先生之訓其學益進先生戲曰某教其子乃教其父相與一笑

涉筆漢儒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授受者為門生魏太學初詣學者為門人滿歲試通一經者補弟子

友

荀子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友有也取友求善人是德之基也

左傳子產自晉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惟

夫子知我廣絕交論罕生逝而國子悲

莊子孔子問子桑寧曰吾親交益寡徒友益散何與子桑寧曰

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其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

其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子桑戶孟子反子琴

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

天遊霧橈桃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

心遂相與友漢爾衡字正平與孔文舉為爾汝交有詞張衡曰南岳有精君誕其姿清和有理君達其機故能

下筆繡詞揚手文飛

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交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于此者三

呂覽刑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

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孝弟純謹畏令

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

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

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諍諫如此

者國日安王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

孔叢子秦莊子死孟武伯問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然

同僚有相交之義聞諸老聃昔者魏叔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

適臣同僚比德替文武及號叔死四人之為服古之達理行之也朋友有服始于大戴德以明友有同道之恩總麻三月

韓詩外傳晉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肉漿甯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為知己者死馬為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吾知安用水漿雖為之死亦何傷哉

後漢書王丹子有同門止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縋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

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貞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時人服其言朱穆曰此周傷義偏黨敗俗志抑朋遊之私遂並口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貞而孤不

作正交而廣其志焉東觀吳祐牧猪長垣澤間誦經而行北海公沙穆遊太學資乏

乃變服為傭與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交於杵臼之間尹敏

彪相厚每相與談常見晏喜不食晝即至冥夜微旦廣絕交尹班陶陶于未久

世說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聞其妻子貧困自往

候視厚賑贍之子恠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

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鄭玄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公羊同門曰明釋名友有也相

保有也

范巨卿與張元伯為友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啟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

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

卿所謂死友也元伯尋卒范忽夢見伯玄冕垂纓徒履而呼曰

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日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
范恍然覺悟便狂奔喪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肯前其母撫
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時見素車白馬號哭而未母云是
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棺言曰行矣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
葬千人皆為揮淚范執紼引柩喪乃得前

荀巨伯遠者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
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
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部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
伯曰友人有疾不敢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
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魏志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温恢求請胡質質辭以疾

遂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
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
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
况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

蜀志諸葛亮與張裔書曰吾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

道舉譬以相益割骨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又云勢利之交難以
經遠士之相知温不

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
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晉書許邁字叔玄入臨安西山改名玄字遠遊義之造之未嘗

不稱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謝澹字景恒安孫也任達仗氣
不營當世與順陽范夫為雲霞

之交孔稚圭與陸慧曉張融
謝瀹何點沈淵為君子之交

南史劉訐字彥度與陳留阮孝緒李紳申金蘭之契築室鍾阜

之傍共聽內義鑽尋與典訐與族兄歆并孝緒日夕招携都下
謂之三隱宋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披衿領契自以為得意之交

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
馬一曰勢交二曰賄交三曰談交四曰窮交五曰量交因此五

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携讐訟所聚
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

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櫛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
哉

南史江淹曰袁叔明與余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而已焦竑云房

易占青雲所覆其下必有賢人隱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皆指在下者言自宋人用青雲字登科詩中遂緣為仕路

書言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醉吟先生與僧如滿為空

詩楚客為山水友劉禹錫詩友皇甫明之為酒友

陸餘慶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間畢構郭襲

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顧况字通翁與柳俾李泌為方外友嘗求知新寧監

曰余要貌海中山耳後吳中皆言况仙去

杜審言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李泌七歲能為文張九齡呼為小友

孟郊審交詩結友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更

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惟當金石交可與達賢論又古人

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

哭未必戚但結口頭交肚裡生荆棘文中子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

故多恚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

而書故實李約為兵部員外沂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

與主客張員外詵同官并常徵君况墻東遊世不婚娶不治生
業李獨厚於張聯床靜言達旦不寐人莫得知贈張詩曰我有

心中事未向常三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人北都有伎色美而舉止疎梗人

謂之生張八因會寇忠閣第乞詩野云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魁三莫惟尊前無一語半生半熟未相諧

韓文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

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

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及眼若不相

識落陷窞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馬者皆是也此宜禽獸

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管子鳥集之交初相驩後必相紉故曰鳥集之交雖善不親

元微之與白樂天友善樂天都下慈恩寺小酌作詩寄微

之曰花時同醉破春愁好把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

程今日到涼州微之到褒城亦寄詩云慶君兄弟曲江頭又向

慈恩寺裏遊驛吏叫人驅馬去忽驚身已在涼州千里神交朋

友之道不其至乎吳程普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傳幹與叔威書吾與足下結義統素恩比同生

見聞錄宋韓億李若谷未第時俱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氈一

席一割分之每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

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至

篋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後舉韓亦登第

仕皆至參知政事輟耕錄維揚秦君昭妙年遊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既而昇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

因指之曰某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附達秦弗諾鄧懇之再三勉從之迤邐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蚋內之帳中同寢

人集卷九

因指之曰某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附達秦弗諾鄧懇之再三勉從之迤邐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蚋內之帳中同寢

人集卷九

直抵都下定館往見主事主事以小車取歸翁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簡附使驛報郵公矣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郵公付託之意

宋史本傳張耒在穎聞蘇軾訃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耒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朱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黃幹手書

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幹持心喪三年代醉編前輩感

人知遇為之服者若東漢士於舉主往往服之北魏蒲陰縣令黃宣亡貧無期親縣人石宣以家財殯壙持服三年風俗通司空表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大尉鄧伯條舉嘗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哀服荀嘗通儒於義足責

賢奕編王丞相主文柄欲以向敏中為狀元病其人與賀拔基為友密令親知通意俾敏中與基絕敏中許之既而基果造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基遲留不言而去俄敏中躍出呼左右召其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柰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醉

而寢前人來見之具言于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向敏中今當

更取賀拔基北戶錄越人每相友作壇祭以白犬丹雞盟曰卿若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我若步行君乘

馬後日相逢馬當下

吳司空廷舉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在太學兄事羅玘玘病痢會僕死公為煮粥負之如廁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

賓客

左傳晉人秦人圍鄭鄭伯使燭之武見秦伯辭曰臣之壯也猶

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因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

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又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人行行李之命無月不至資

暇錄古文李字作山入子行李是行李學林又非之左傳其言通用李理字

史記孟嘗君田文在薛招致諸侯賓客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刎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尸子晉人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未嘗不與佼規也鞅被刑乃亡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一篇言九州險阻

鄭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外爭附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死家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東觀漢記崔瑗好士愛賓客盛脩殺膳殫極滋味不問餘產或

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救妻子曰吾並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

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為諸子所嗤也終不

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

王莽為宰相時甄豐入謀議時語曰來半夜甄長伯

襄陽記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列女傳漢中楊仲參有高名嘗請客母盛為供具從窓中窺客罷讓之曰吾視汝所交皆不及已此日損之道後歲餘復請賓客皆皆德秀士母觀之喜曰吾無憂矣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

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公曰公自言何

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

夷甫無君輩客

世說陶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客弔儀服鮮異禮畢遣人尋之但見雙鶴飛去

南史張纘字伯緒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

輻湊有過詣纘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鮑正為湘東王五佐好交游無日不適人人為之語曰無處不

逢鳥噪無處不逢鮑佐

周書長孫澄字士亮操履清約家無餘財雅對賓客接引忘疲

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興常恐座客請歸每敕中厨別進異饌

留之

堯山堂劉貢父觴客蘇子瞻有事欲回劉以三果一藥調之曰幸早裹且從容蘇答曰柰這事須當歸

唐書王毛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

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

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

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

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

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

而歸

芝田錄牛僧孺帥維揚杜牧每夜遊公以街子數輩潛隨防不虞後牧以拾遺召公戒之牧始隱諱公取一篋皆街

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

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以延納四

方多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下每科場文士集於

數家時人目之為豪友

李嶠上高長丈書魯越嚴序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

里發明無撒器之因門下
三千毛遂之處囊之地

石林燕語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酌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

則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氣稟弱畏見賓

客每不得已再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

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詩格有遣書招客板戶公堂砍脚露喪

堂官舍砍脚軒足露喪尸出謂開館暫屈也班大文

祖宗時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可進自王荆公欲廣

收人才於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

言其情往往於送客時羅列於廡下以次留身敘陳而退執政

日接客至休日則皆杜門不復通故事見執政着靴不出笏然

客次相與揖則皆用笏京師士人言廳上不說話而廡下說話

拘
假日不見客而非假日見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謂之三

清波雜志近年上官馭寮屬日益簡倨有從厚者皆以失體之

名歸之須黃徽猷為漕江東嘗對客言公廳上論職事或未免

厲辭色若杯酒間詎可無和氣以相接且云是亦前輩故事也

後得一小說韓持國黃門典藩觴客早食則談經史節義及政

事設施晚集則命妓勸飲盡歡而罷雖薄尉小官悉令登車上

馬而去黃云故事其謂是耶

老學庵筆記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門為門客王會以

婦弟為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為逐客吳益以愛壻為嬌客施全

以剗刃為刺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為狎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為

羽客某人以治產為莊客曹詠以獻計取秦鳳還為說客初止
有此九客耳秦既死塋於建祿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絮號動
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為吊客足十客之數

生辰

神仙傳老子母懷之七十歲時割其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為
老子廣額大目踈齒方口耳有三門鼻有雙柱足蹈五字手把
十文

洞冥記東方朔母田氏寡居夢太白星臨其上因有娠田氏歎
曰無夫而娠人將棄我乃移向代都東方里為居五月旦生朔
因以所居里為氏朔為名朔生三日而母田氏死鄰母收養之
朔生五歲忽失經年乃歸母問之朔曰兒至紫泥海紫水汚衣

乃過虞淵淵沆明發中還何言經年乎

北齊竇泰母夢風雷有娠期而不產大懼有

云渡河前裾必易生因至水所忽一人云當生貴子及泰為御史中尉胡宿詩猶餘仙媪前裾水幾見星妃度襪塵

名談孟子生時其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于嶧母疑視
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問蒼背見有五色雲覆孟氏之居焉

論衡虞延字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

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言皆曰吉貴氣與天通

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

唐文伯蒲坂人其生時以夜半適有人呼其父名有一木杖植其門文伯至太守故父得賜杖其

孝子傳後漢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問卜者曰此

天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有名至場七

世通顯石林燕語王禹玉歷三朝翰林學士其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聞喜燕和詩云三朝遇主惟

文翰十榜傳
家有姓名

南史徐陵字孝穆母莊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于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有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遺陵年數歲家人携以候之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

幽明錄譙郡胡馥之娶婦李氏十年無子而婦卒哭慟云竟無遺體遂此酷何婦忽然起坐云曰感君哀悼我不即朽若可瞑後見就依平生陰陽當為君生一男語畢還卧馥之如言不取燈燭聞而就之交接後嘆曰亡人以無生理可別作屋見置瞻視滿十月然後殯爾來覺婦身微煖如未亡既及十月果生一男男名靈產

天寶遺事張說母夢一玉燕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

說果為宰相其至貴之祥也任精母夢五色彩旗四角懸鈴自天而降落入懷中張九齡母九

鶴自天而下集于肩

乾闥子三原縣南豐橋店有孟姬者自云吾年二十六嫁與張登為妻登為汾陽所任常在汾陽左右登之貌酷相類吾登卒汾陽傷之吾遂偽衣丈夫衣冠投名為登弟請事汾陽令替闕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乳獨遂嫁此店潘老為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兒也貞元末百餘歲卒

括異志呂公弼申公之次子始秦國妊娠而疾將去之醫工陳遜者藥將熟已三鼓坐而假寐忽然昇覆再者煮再覆又煮而加

大馬困甚就榻夢神披金甲持劍叱曰在胞者本朝宰相汝何人敢以毒加害遜懼而寤以白相國後生公弼熙寧中位樞密使

見聞錄邵康節母李氏其姑張氏遇之甚嚴一夕欲自盡夢神人令一玉筋食羹一杯告曰無自盡當生佳兒後生康節范質母張氏夢人授以五色筆而生李至母張氏夢八仙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覺猶有物在胃中

塵史宋郊母夢朱衣人界一大珠受而懷之既寤猶覺暖已而生郊後又夢前朱衣携文選一部與之遂生景文故小字選哥

桐陰舊話韓億夫人王氏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

曰汝欲生男子摘五葉餌之後生綜絳繹維績五子皆貴顯九

志先是胡僧以玉羊一戲于錢鏐曰得此當生貴子元確果以丁未歲生

東軒筆錄程文惠與龐公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為小官常戲

龐曰君乃小戊子矣後龐大拜文惠曰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

子矣光祿卿鞏申俊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為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阜走卒皆籠雀鳩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不閑詩什又不能誦經於是

以大籠貯雀鳩請客次播笏開籠每放一箇鳩雀則叩齒祝之口頤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

者天下聞之駭笑或作對云虞候為縣君割股太卿與丞相放生

錢穆父尹天府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以獻曰秘藏

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頭得鬚眉如此老却教龜鶴羨

長年武恭好古物遇李寰生日乃以箱擊一皂襖子與之曰此李令公收復兩京時所服頭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後武恭

生日李寰乃以籍盛一破幘頭祝壽云洪崖先生得仙時物願兄得道一似洪崖以其學道故

倦遊錄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戚多獻老人星圖姪世脩獨

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伯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
五湖公即日納節

玉壺清話李濬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而生平日休戚一同

宗諤死濬後一日卒漢高祖與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

周子充謝許監丞壽詩啓庾威雌甲辰敢攀壽雋公瑾小一月

惟母曰公瑾與伯符少一月耳汝兄事之適契吾宗過軫高情曲形盛禮賦兩詩而

寵甚及二丙以欣然憶元豐壬戌之明年有潞公丙午之盛集

今幸客鄰于几杖阻陪高會于笑談

朱元晦回壽詩啓大塊勞我以生辰之安在君子愛人以德譽

乃過情茲蓋某官惠顧陳人寵光初度寒知松栢倘獲保于

後凋報匪瓊瑤第弗諉于永好

辛幼安最高樓壽洪內翰七十金閨老眉壽正如川七十且華

筵樂天詩句香山裡杜陵酒債曲江邊問何如歌窈窕舞嬋娟

更十歲太公方出將又十歲武公方入相留盛事看明年直

須腰下添金印莫教頭上欠貂蟬向人間長富貴地行仙東坡張女

道生日詩先生真是地行仙住世因循五百年

魏舒壽寇相公摸漢精英氣來鍾積慶門何時生上相明日是

中元仙藥寧無種靈椿別有根佇期三入後一品見玄孫

文潞公同甲詩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生甲午年司馬公真

率會詩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劉禹錫與白詩與君同甲子壽酒讓

先孟東坡與沈達叔嗟我與君同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

前後身

博物志漢杜嘏家塋而婢悞入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附塋而婢尚生其始如暝有頃漸問之自謂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塚後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官人塚者官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嘗置左右問漢時宮中說之了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過禮遂死焉王琰冥祥記向靖有女數歲而亡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不與傷母手後又產一女年四歲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也靖覓數刀子舍置一處令女自識女見大喜即取先者

殷芸小說張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人云邕是張衡後身

晉書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女先無此物祜即詣隣人李氏東坦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

物也乳母具言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

冥祥記晉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每瞻珉風采曰若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願亦足矣頃之病卒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珠貝生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先身故珉名曰阿練廣異記唐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狸即奴身也再生為乞人子閻王曰與汝作貴人奴今已三生矣

十二真君傳豫章吳真君猛者得秘法於至人丁義鮑靖遂以道術行於吳晉之間武寧令于慶死已三日真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當為訟之于天遂卧慶尸之旁時方盛暑尸已壞爛數日與慶俱起弟著作郎寶感其兄還魂之異及父妾再生事因撰搜神記賀克五代石晉時人死而復生宋真宗封泰山出謁帝不之省東坡謫黃州亦來訪坡坡

亦不之奇也用修云朝邑太守劉禕死已二十年其親友歸邦奇復見之與之飲食亦不敢問其何來

唐書沙門圓澤寓洛陽慧林寺與隱士李源善一日相率遊峨眉源欲自荊州溯峽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久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發荊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甕而汲澤曰所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問故僧曰婦人孕三稔矣逢吾為子三日浴兒願公臨顧後十三年杭州天竺寺當與公相見至暮僧果亡三日源往視之兒見客即軒渠而笑李後如期自洛之吳于天竺寺葛洪井畔聞牧童叩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曰澤公健否荅曰李公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好

回烟掉上瞿塘遂隱不見

彭州釋和玄於一夕有一珠自左屣下流去若楚萬端諦視其珠中明明

有晁錯二字乃知玄是袁盎也

西川常相公臯昔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常令祇候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常以違覲日久辭之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為別後常公鎮蜀詢姜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逾時不至乃絕食而殞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難解贈佳人長吟不見魚書至為遣相思夢入秦常公聞之益增悽歎常公理蜀不替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常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為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京兆公曰吾知存歿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

言則可驗矣

詩話顧况字退翁暮年有一子字非熊忽暴亡况哀悼不勝乃作詩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淚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冥官憫之却令生於况家二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求再生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進士

東坡詩序唐房綰為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劉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綰曰頗憶此耶綰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永禪師也

滁州志張方平以端明殿學士知滁州遊琅琊山輒俯仰因勅從吏取梯陟梁得經函有寫楞伽經半披玩久之忽悟前身故僧也乃為終竟書之書法宛然不殊號二生經時時為人誦經

首偈偈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花知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後授東坡東坡序之

志林盧眉兒者歐陽文忠公婢也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蓮花香散越滿室人皆竒之公知潁州時有一僧自蜀中來頗能知人

前生事公因語之僧云此女前身嘗為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

念之誤遂至於此公未之信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入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熟者易

以他經則不能也

黃山谷遷涪夢一女子語之曰某生前誦法華經志願後身為男得大智慧今學士某後

身也所患腋氣某棺朽蟻穴兩腋所致除則愈

蘇子由在高安聰禪師夢同迎戒禪師坡至云某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云妣方孕夢一僧瘡而眇來投宿聰驚

曰戒陝右人失一目暮年棄五祖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矣
後坡謫英州與僧書曰戒和尚又鑿脫也

夷堅志葉文鳳溫陵人登進士第調官天台簿途遇生日於旅
館假寐夢人請吃麻糍既覺聞隣居老嫗號哭問之嫗云今日
忘兒忌辰作麻糍祭享感傷耳文鳳問其所業乃曰吾兒業儒
讀詩經舊文尚有葉自思與其子生死日同詩經又同命取舊
藁視之乃與葉及第程文一字不差葉因拜嫗爲前生之母奉
之任所終養

朱或可談蔡元度子仍悟前身是丹陽王家兒訪之妻子尚在
相見語如平生至八九歲漸不能憶矣雍丘李三禮生女小師
數歲曰我是黃陂縣典史孟澤之男名享甫十七歲病脚死雍

丘牛商多往來黃陂傳聞于澤往視之小師一見便呼爲父政
和八年小師歸見舊母相抱號痛凡其昔時事歷歷能道焉
貴耳集王介甫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
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介甫云一第未就奚暇問作宰相併
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秦王入寺來知
先輩秦王後身也

春渚紀聞何遠一日謁冰華居士錢濟明文於其所居烟雨堂
語次偶誦祭東坡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其偶然雖繼
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冰華笑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請
降鄒陽事冰華云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
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

鄒陽蓋如黃帝時為太師周朝為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老壽

禮記人生十四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

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

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釋名六

耆指也 不從力 後指事 使人也 七十曰耄 頭髮耄耄然也 八十

曰耄 耄 鐵也 皮膚變黑色如鐵也 九十曰駘 背有駘文也 或曰

黃耄 髮變黃也 耆 妬也 皮色悴但如有妬也 或曰故耆 皮皮

如雞故也 或曰凍梨皮有斑點如凍梨色也 或曰兒齒 齒落更

生細者如小兒也 百年曰期 頤者 惜

不知滋味善惡 孝子期於盡養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

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

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

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七十不俟朝八

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無老於下庠

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

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內則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

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秦誓尚猷詢茲

黃髮則罔所愆列子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

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不逆命何羨

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

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

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迫然而自得亡介然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

注盜罪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六十除病瘦死喪憂且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左傳絳縣老人曰臣生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師曠曰七十三年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日數也士文曰然則二萬六千六

百有六旬矣盧蒲癸曰余髮如此種種矣余奚能為子稚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

鬻子名熊楚人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

鹿也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

曰鬻子韻府中書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宰相為堂老翰林承旨為廷老曾子問大事室老行都下目軍人為赤老綠尺

名位

東方朔外傳元封中游鴻蒙之澤忽遇老母采桑於白海之積

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

汝亦此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腫子皆有青光能

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千年一剥皮代毛吾生來

已三洗髓一代毛矣

續漢書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舖之以糜粥玉杖長九尺端

以鳩飾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主父偃上書召見武帝拜即中歲中四遷至中大夫公卿

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厄日久矣大

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故倒行而逆施之

後漢薊子訓與一老翁共摩挲銅狄人相謂曰適見鑄此物而

已近五百歲張天覺詩鶴髮飄飄紫府仙摩挲金狄不知年釋名

老而不死曰仙卒孟樂鹿同遊世謂鹿仙

論衡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薨周公武王之弟也兄

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

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

傳稱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

四十歲矣宣室志初唐有神像範金而製傳云隋朝有術士成

代宗尚雅上問高力士此神像何所異對曰可以占王者之在

位幾何年其法當厲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

不然則一撼而止上即嚴叱之其像搖震移時太子叱之其像

微震又命皇孫叱亦搖動久之後玄宗五十載肅宗六年代宗

二十九年魏書羅結魏主太武初以河內鎮將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

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慤甚見信倚監典

後官出入卧内因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窰東川

以為居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

馬年一百二十歲卒應瘞古樂府云昔有行人陌上見三叟

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中叟前致辭室內

南史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

穀唯飲曾孫婦乳簡命勞之賜以束帛

荊州上津縣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

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

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為知命湘東王愛重奇異遂留其

枕

唐書開元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龍者年一百二十八歲精爽不

昧其子已卒兩孫隨之各年七八十矣自北來詣闕引見上勞之曰老人無拜禮伯龍曰臣神堯皇帝之臣也荏苒歲月得至今日復事郎君臣之幸矣郎君明聖功成封岳不以昏老千里而來上笑而憫之乃賜紫袍牙笏及優恤有加伯龍自言隋仁壽年生說大業末事了然可見

五代史耶律德光謂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痴頑老子耳德光喜以道為大傳

白居易暮歲感浮屠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常與胡杲等

燕樂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

前懷州司馬胡杲八十九衛尉卿吉政八十八微真刺史劉真八十七長史鄭據侍御史盧真八十一刺史張渾七十七刑書白居易年七十四會中遺老李元奭年一百二十六禪僧如滿年九十五

德也筆記嘗有三老相遇或問之年其一曰吾年不可以記但憶少時與盤古有中外一曰海水變桑田吾輒下一籌已滿十屋一曰吾師食蟠桃棄核崑崙之下今樹與崑崙齊矣

隨筆李文正公訪以司空致仕至道元年七十一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且交遊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故相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皆年七十九吳僧贊寧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石年七十六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與昉皆七十一欲繼其事為宴集會蜀寇起而罷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員廊廟霜毫生額

聖刺滿頭求歸耕養築

庸岩穴樂太平之世

宋史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太夫人德高者為

者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
命閩人鄭夙繪像堂中共十三人

韓國公富弼彥國七十九潞國公彥博寬夫七十七尚書

席汝言君從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安之七十六太常少卿趙內七十五上柱國劉几伯壽七十五防禦使馮行已肅之七十五司農卿王謹言不疑七十二宣徽院使王拱辰君貺七十一大中大夫張問昌言七十龍圖學士張燾景元七十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君實六十四

睢陽五老圖序錢明逸曰夫蹈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躋遐

耆白首一節人生所難今致政官師相國杜公雅度敏識圭璋

巖廟清德令望龜準當世與賓客太原王公故衛尉河東畢公

兵部沛國朱公駕部始平馮公咸以耆年掛冠優游鄉梓暇日

宴集為五老集會賦詩酌唱怡然相得

祁國公杜行八十禮部侍郎王渙九十司農卿

畢世長九十四兵部郎中朱貫八十八駕部郎中馮平八十七

王元之壽域碑古聖人之管壽域也非土木非版築不金乎城

不湯乎池晝無鍵而關夜無柝而擊東西不吾戎夷南北不吾

蠻狄五嶽其雉堞四溟其溝澗天地離合我其肩鏑春秋啓閉

我其門戶入是域也幼者蚩蚩壯者怡怡老者熙熙悉無中絕

咸躋上壽故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為土木德為版築仁乎城義

乎池慈乎雉堞愛乎溝澗恭乎肩鏑儉乎門戶使風雨不能毀

矢石不能攻高低侔老人之臺廣狹法華脊之國崇崇焉屹屹

焉信善建而不拔者也

異聞錄十歲為兒童父母膝下以須成立曰生計二十為丈夫骨強志健問津

名利之疆曰身計三十至四十年日夜注思位欲高財欲厚子息欲盛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曰老計六十以往夕陽野山

曰死

青箱雜記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盛傳於世近代洛中致

政侍郎張公師錫追次其韻和成老人詩亦五十韻畧云髮
盡皤然眉分白雪鮮週遮延客話偃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
寒亦衣綿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釘石蓮
耳聾如塞續眼暗似籠烟骨冷愁離火牙疼怯冷泉膠睫乾
綴粘髭冷涕懸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房教深下幕牀遣厚
鋪糧食罷羹流袂盃餘酒帶涎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弦氣注
腰還重風牽口便偏養茶懸竈壁晒艾曝簷椽怒奴空睜眼嗔
兒謾握拳觀瞻多目眩牽動即頭旋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
久棄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冷疑懷貯
水虛訝耳聞蟬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鷄皮塵旋漬齧齒食
頻填既惑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賸狂顛

清波雜誌温陽老人一百二十二矣有採樵者問之曰今
朝太上皇德壽宮無問於已仕未仕之父母弟其年之如詔者
而授之官吏何爲而弗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與年
踰期願若爲而未及對曰天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
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以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雖閱一百二
十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以二當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
與詔不相應是以爲未及又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
益其數求以應詔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固
言之矣是所以謂以一而當二者也其學窳越之徒歟吾儕小
人不敢求其比樵者笑而退

禮部職掌鄉飲酒禮事例洪武十六年頒行鄉飲酒禮圖式各

處府州縣每歲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於儒學行鄉飲酒禮
酒殺於官錢酌量支辦除僕賓外衆賓序齒列坐其僚屬則序
爵前一日執事者於儒學之講堂依圖陳設坐次黎明主席及
僚屬司正先詣學遣人率僕賓以下比至執事者先報曰賓至
主席率僚屬出迎於庠門之外以入主居東賓居西三讓之揖
而後升堂東西相向立贊兩拜賓坐執事者又報曰僕至主席
率迎如前儀僕賓介至既就位執事者唱司正揚觶執事者引
司正由西階升詣堂中北面立執事者唱僕賓以下皆立唱揖
司正揖僕賓以下皆報揖執事者以觶酌酒授司正司正舉酒
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
幼各相勵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弟恭內睦宗
族外和鄉里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讀畢執事者唱司正飲酒飲
畢以觶授執事執事者唱揖司正揖僕賓以下皆報揖司正復
位僕賓以下皆坐唱讀律令執事者舉律令於堂之中引禮
引讀律令者詣案前北向立唱僕賓以下皆揖立行揖禮如觶
儀讀畢復位執事者唱供饌案唱獻賓主受爵詣賓席兩拜賓
答又詣僕前交拜如之唱賓酌酒賓詣置主前賓僕主交兩拜
各就坐介三賓衆賓以下以次斟酒於席訖唱飲酒或三行或
五行供湯又唱斟酒飲酒供湯三品畢唱徹饌僕賓以下皆行
禮僕主僚屬居東介賓三賓衆賓居西贊兩拜訖唱送賓以次
下堂分東西行仍三揖出庠門而退

野記洪武十九年六月十二日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府鳳

陽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
民年八十以上天下民年九十以上賜爵鄉士皆與縣官平禮
並免雜役冠帶服色別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此爵稱多不知
也

楊用修集昔聞彭祖壽八百不無疑焉後于張懷瓘書斷見魏
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八十歲矣於常璩
華陽國志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歲
矣於先魏史見羅結百二十歲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
李元奭百二十六歲爲耆英首於蜀志見涪陵譙定百三十歲
猶以易教授然彭祖之壽非誣矣伊尹壽百有五歲見竹書記
年太公壽百有十歲見金石錄篇

弇山堂大臣眉壽至九十者魏文靖驥九十八劉文靖健九十
四王端毅恕九十三尚書胡公拱辰陳公雍大理寺卿葛公浩
俱九十二嘉靖以來廣東按臣言致仕尚書湛若水年九十請
賜存問已之又五年而卒末年喻尚書茂堅萬曆初王尚書學
夔俱九十餘王以九十四應尚書大猷以九十五卒應公凡
四遇優詔存問南兵書郭宗臯九十刑書錢邦彥九十一存問
加夫米其尚書以上至八十餘者胡忠安洪韓司寇邦簡蔣恭
靖瑤方尚書鈍俱八十九鄒宗伯幹殷司寇從儉李太宰裕張
太保子麟馮司寇岳俱八十八王恭靖璟潘恭定恩俱八十七
馬端肅文升林司馬瀚韓忠定文章文懿懋高襄簡友璣劉清
惠麟嚴分宜嵩俱八十六單司馬安仁楊宗伯翥王靖遠驥孫

司馬原貞王崇簡宗彝陶恭介琰趙康敏鑑李莊簡浩朱宗伯
恩焦泌陽芳俱八十五王文端直王忠肅翔崔司空文奎賈文
靖詠朱恭襄希周孫司徒應奎何右都棟呂少傅本俱八十四
黃文簡淮胡賓容儼劉宮保璋薛司馬遠尹文和直陳少保金
謝文正遷毛文簡紀羅文莊欽順顧宮保應祥張恭肅潤胡司
空松俱八十三陸康僖瑜尹恭簡旻李襄敏秉閔莊靖珪李恭
襄鏖劉司寇纓李司空善王右都曠王太宰崇慶俱八十二徐
宗伯瓊侯司空瓚洪太保鍾林司徒泮李司徒瀚周司寇倫鄭
尚書紳徐少師階俱八十一俞司寇士悅苗文康秉何司馬鑑
雍司徒泰王司寇鑑之鄧司徒璋孫司徒交楊司徒潭文莊靖
淵孫宗伯承恩吳太宰鵬黃司寇中張太宰瀚陸大宗伯樹聲

俱八十二董宗伯份八十一王左都廷八十五

高皇帝詔諸耆老謁見而崑山周壽誼居首年一百十六歲賜
宴及鈔幣天順中召京師人百四歲茹大中入見便殿賜宴順
天府賜冠帶襲衣 命禮部尚書姚夔造其第賀之成化中濟
寧人王士能以百十六歲徵又七年終又韓王奏群牧所千戶
朱政魯祖信年一百六歲而終祖全一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
見存三代皆以千戶致仕詔信全俱進階宣武將軍各賜羊酒
白米二石弘治中蘇州毛弼年百歲而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爲
蓋人瑞狀元坊福建林知府春澤百歲時有司爲蓋百歲人瑞
坊又四年而卒

幼達

檀弓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人雖病也任之
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
陸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
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類聚白居易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
差

唐柳公綽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與吾門者此兒出入孝友起
居皆有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舉直言極諫賢良方正一
年再登科後為吏部郎中憲宗數遊畋公綽奏太醫箴以諷天
子高其才置之座隅

宋曹彬生周歲父母以玩具羅于前彬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

豆須斯取一印

家訓江南人風俗兒生一期男則用弓矢紙筆
女則刀尺針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觀

其所取以驗貧廉智愚名為試
兒曹五詩骨秀已知騏驥子

晉謝安四歲桓彝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

總龜詩話福

唐蔡伯禧四歲對真宗誦詩授校書郎齒猶未三週故曰三歲

神童賜之詩七閩山水多才俊三世兒童出盛時家世應傳清

白訓嬰兒自得老成資初當學步來朝謁方及能言解誦詩更

勵孜孜圖進益青雲千里有前期 呂嗣興孝宗朝四歲授

從政郎為皇孫榮國公伴讀後亦無聞

梁書到鏡字圓照灑子五歲口授為詩婉有思致位太子舍人

作七悟文甚美

世說蘇頲年五歲裴談常過其父頲方誦

度信枯樹賦避談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

落懷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皆歎異之
令狐楚生五

歲能為辭章
晁氏客語黃庭堅年五歲時已誦五經一日

問其師曰人言六經何獨讀其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庭堅曰既

云經矣何得不讀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其父庶喜其警悟欲

令習神童科舉庭堅聞之乃笑曰是甚做處庶尤愛重之八歲

時有鄉人欲赴南宮試庶同舍餞飲皆作詩送行或令庭堅亦

賦詩頃刻而成有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

人問今八年梁昭明太子統小字維摩讀書五行俱下五歲讀五經

代醉王恩範瞻六歲時從師讀書有伎經門同業皆出觀瞻獨

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虔曰太宗不棄寄之此子
蔣常六

歲為梳子花詩未結黃金子先開白玉花

東漢書黃琬七歲祖父瓊為魏郡太守詔問日食多少琬在旁

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世說司空顧和與時賢清

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竝七歲在牀戲于時聞語神情如

不相屬暝於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提

其耳曰不意袁宗復生此寶
南史劉孝綽七歲能屬文舅

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
唐書高郢子

定辨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其父曰柰何以臣伐君郢曰

應天順人何謂伐耶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乎

郢之異之
李百藥七歲能屬文父友陸義共讀徐陵文有

刈稻琅邪之語嘆而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偶子藉稻杜預

注在岷岬客大驚
李安期百藥子也七歲能屬文對高宗

曰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目爲朋黨所以人人守禁默以避謗
若忘其親讎惟才是用誰敢不竭忠以聞

李賀七歲能辭

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詩授筆輒就目曰高軒
過

宋賈黃中七歲以童子及第李昉贈之詩曰七歲神童

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頌古端

唐肅字叔元錢塘人錢鏐時七歲能誦五經名聞中國後

與孫何丁謂遊學者慕之官至龍圖閣待制 郭忠恕字恕

先學通九經七歲舉子國初不仕太宗聞其名召爲國子監主

簿 王元之七歲能文畢文簡奇之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

鸚鵡能言爭似鳳衆莫能對元之書其下曰蜘蛛雖巧不如蚕

文簡曰經綸之才也 晏相殊七歲善屬文舉神童

唐書孔穎達八歲就學記誦日千餘言闇記三禮義宗

晏字士安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惜其幼命宰相

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公卿邀請旁午 謝蘭八歲爲春日

閒居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 詩話寇公準八歲吟華山詩

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其師謂準父曰賢即怎不作宰相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遂指陶母手

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爲也何大驚即易之

張九成八歲誦六經通大指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公答如

響諸老目爲奇童

楊子雲曰吾家童烏九歲預吾玄文 班固九歲能屬文

世說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

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開元

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員倣九歲升座詞辨注

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耳因問童子豈有類若乎

倣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說方與帝觀奕說請

賦方員動靜泌答曰方若行義員若用智動若聘材靜若得意

說因賀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長編元豐

七年賜饒州童子朱天鈞五經出身天鈞年九歲禮部試誦七

經皆通上召入禁中取經試之隨句即誦賜錢五萬使買書以

歸戒無廢學

漢書司馬遷十歲則誦古文

貌非常侘而問之是魯國孔融時十歲餘下執融手載歸舍便

會稽典錄盛孝章逢一童容

結兄弟升堂拜親

謝惠連十歲能屬文為雪賦

北齊

邢邵十歲能文日覽萬言在洛陽會天下無事以遊宴為娛不

暇勤渠常因霖雨五日乃讀漢書畧能遍看一覽無遺

宋史楊大年六歲學吟詩七歲能屬文十一歲以童子召對試

詩賦五篇頃刻立成送中書再試喜朝京詩有願秉清忠節終

身立聖朝之句太宗嘆異以為秘書省正字

柳區寄傳童區寄者一十一歲二豪

劫持墟所賣之童伺一豪睡取其刃殺之一豪將殺童童曰為兩童即孰若為一童即又殺一豪刺史高之

史秦始皇使張唐往相燕不肯行其羅曰項橐七歲為孔子師

今臣生十二歲矣君其試臣始皇使其羅於趙

項羽圍外

黃數日乃降欲盡坑之外黃舍人見年十二說羽曰彭越強劫

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坑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

如此則從此以東千餘城莫可下矣 荀爽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林喬見而稱曰可為人師 順帝時左雄為尚書時汝

南謝庶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奏拜為童子郎 司

馬朗十二試經為童子郎注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年幼才

高者拜童子郎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况勃

衣方領能矩步言詞嫻雅援財知書見之自失况慰之曰朱勃

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

不過縣令 朱梁張策年十二父同嘗浚井泉井得聶耳有

篆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干造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

在傍徐言曰建安二十三年曹公改元為建康其年十月文帝

受漢禪始號黃初元年無二月矣昂何繆歟同大驚亟遣取魏

志展讀果驗宗族奇之

諸史偶論柳偃年十二見梁武帝

帝問讀何書曰尚書又問有何句美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蘇

世長十歲上書周武帝帝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

言可道曰為國不侮鰥寡為政以德溫公曰夫人當孩提相聚

嬉戲曾隊魚之不殊也及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踈矣乃於此

時即能諳誦典籍尋繹其義進趨巖廊之間雍容答問之際且

能勉君以德為政與夫愛民之事雖碩學宿儒之對不是過也

自古以幼慧聞者多矣未有如二子之言為可用也 咸平

二年令秘書正字邵煥於秘閣讀書從其請也秘閣讀書自煥

始煥嘗以童子召對賜帛遣歸是春復召至京師上令賦春雨

詩援筆立成遂命以官時年十二又十月召饒州童子朱夫申

對於睿思殿賜五經出身天申天鈞再從兄禮部言天申年十
二試誦十經通也漢桓麟字元龍沛郡滎孫伯父桓馬告客曰
此吾弟子年十二有殊能善詩賦客曰其羅

十二楊烏九齡皆
有二子今則桓生東方朔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崔駰十三通詩春秋

褚陶字秀雅錢塘人聰慧絕倫

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
出矣

梁明山賓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州辟從事

漢黃憲年十四荀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

吾之師表

袁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梁武帝撰孔子正言

章句詔下國學憲十四被召為正言祭酒到溉愛其風神

景德二年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善年十三皆

以俊名聞特召試詩賦乃賜殊進士善學究後又召殊試詩賦

論既成擢秘書正字秘閣讀書

邢惇夫十四歲作明妃引

晉東林普濟太師竺道生年十五登講席酌復粵義如貫珠名

宗宿師皆下之王徽以比郭林宗

開元初常敬忠十五歲

上書言能一過誦千言張燕公召曰能十過誦萬言乎曰能以

萬言試之十過已通熟矣

元楨十五擢明經

東方朔曰臣年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

南史王訓字

懷範年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

相

錢希白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就言者以其輕侈

黜之蘇易簡曰錢易者李白才也

史賈誼十八以能讀詩書聞郡中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

宋伊川十八作顏子好學論王宣徽拱辰汪端明應辰皆年十八作大魁

宋史蘇子由十九上韓太尉書 朱元晦十九作遠遊篇

孫洙字巨源舉賢良方正上策論五十篇善言祖宗事指切治體韓琦喜曰今之賈誼也

世說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據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騶裊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坐儼賦犬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

而坐君子攸宜異賦琴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

高壙三人皆隨目賦成據大笑悅

東方朔曰臣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

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宋朝衣冠尚蘇易簡二十六除翰林學士知制誥王曾二十七

翰學知制誥

翰墨全書僕射范宗尹為參政時三十一拜相時三十二卒年

三十九然有五子兼有孫人謂其享年雖不永而人間事畧備

日安殊三十五入樞密院唐崔湜三十六作宰相蘇易簡三十六拜參政韓琦三十六入樞密院

奔山堂宋人春明退朝錄有記早達者年歲今倣之錄於後四

歲洪舍人鍾以善大書舉入翰林肄業八歲至十歲程學士敏

政揚文襄一清俱以有司薦舉奇童弘治中董侍郎玘舉奇童
不中格罷歸九歲張寧陽王懋襲爵英國公十二歲楊少師廷
和舉鄉試大理寺卿朱奎太常寺卿任道遜舉奇童侍 東宮
書十四歲趙中丞時春中經魁楊少師一清中鄉舉十五歲蔣
文定冕中解元十六歲王庶子臣登進士李少師東陽費少師
宏何提學景明張太師居正劉侍讀虞夔中鄉試鄧寧河愈爲
中軍先鋒十七歲李少師東陽舉會試太常王學士獻張宮傳
潔王郡守廷幹舉進士馬工部拯余工部毅中舉解元十八歲
王侍講洪陳修撰景著王兵侍偉楊少師一清趙中丞時春王
參政慎中蔡侍郎汝楠俱第進士奇童洪舍人鍾舉進士解學
士縉中解元傅吉士新德中鄉魁內陳爲探花趙中會元王禮

書弘誨中解元十九歲解學士縉范少宰理李詹事泰白中丞
圻楊少師廷和何少宰孟春陳中丞耀蔡尚書克廉俱舉進士
今王布政象坤中解元舒編修弘志中探花楊元祥改庶吉士
殷少保士詹經魁吳吉士鴻功解元二十歲費少師宏舉狀元
鄒司成守益倫司成以訓俱會元又與戴編修大賓俱及第向
右都寶張學士益王中丞雲鳳胡司馬汝礪李司馬昆盛右都
應期李司徒如圭何提學景明王太宰用賓王大司馬一鶚方
少保逢時王方伯庭詩方伯象坤劉詹事虞夔吳吉士鴻功俱
登第二十一歲喬少保宇項吏侍文曜邊尚書貢顧尚書璘方
少保獻夫邊左都憲成進士徐少師階及第金侍郎紳俞侍郎
欽爲翰林庶吉士楊少師博胡司徒執禮馮方伯叔吉張中丞

九一嚴太宰清蹇觀察達俱中進士李夢陽中解元二十二歲
 林修撰大欽狀元及第二十三歲施修撰磐狀元及第二十四
 歲郭太宰璉為布政司參議二十五歲鄧寧河王愈為行省參
 政二十七歲徐中山王達為同知樞密院二十八歲項文曜為
 兵部侍郎二十九歲韓襄毅雍為僉都御史三十歲徐太傅達
 為中書右丞朱定襄王希忠加太保掌京營兵項公文曜為吏
 部左侍郎三十一歲鄧寧河王愈為右御史大夫朱東平王能
 封成國公三十二歲向右都寶為通政使胡文穆廣以侍讀楊
 文敏榮以侍講入內閣三十三歲解學士縉以侍讀入內閣于
 肅愍謙為兵部侍郎朱成國公希忠加太傅三十四歲鄧寧河
 王愈封衛國公馮宋公勝封宋國公沐昭靖英封黔寧侯陳節

為吏部右侍郎彭少保時以修撰入內閣張定興輔以征

爽將軍平安南三十五歲解公縉為翰林學士

總論 父子兄弟妻子曰六戚即六親 呂覽 自高祖及孫曰五宗

表同族之五服曰五屬韋玄成傳天序五行人親五屬 九族曰九宗左 同族曰

宗家又賢門下與 宗家計議 緊稱其祖曰先君安國序先 君孔子 祖曰大父漢書 知友

皆大祖母曰大母文三王傳李太后 親平王之 尊老之稱曰文人行蘇武 傳漢

天子我世共尊天子曰一丈夫逸周書諸橫生盡以養一丈夫橫生也從 生盡以養一丈夫橫生也從

夫天子也稱人父曰家尊謝安問獻之君 書何如家尊 曰尊公晉文帝曰 致意尊公曰

察父愆兄周勃青察 愆明也 家訓曰庭誥顏延 之 母訓曰慈令私 含蔽其宗

曰亢宗左大和曰吉不能 亢馬能亢宗 空先人之宗曰曠宗左棄德曠宗 以及其身 君

兄之孫曰昆孫左孔張君 之昆孫也 庶孫曰孽孫漢故韓襄 王孽孫也 曾孫曰體近

宣許后傳為言曾孫稱人子曰象賢書崇德象賢曰國器高基謂

體近於親為近親玄齡必尊曰掌珠杜掌中探正室嫡子曰門子禮周庶出子曰支

子詩長子曰胄子書曰丕子書有丕子曰元子書次子曰次息

姜自稱子曰賤息史賤息曰子行孔光傳定陶繼母曰假母云一

父之旁妻衡山王傳賊傷后假母隨母子曰假子獻帝寵妾之子曰寵子左共

子適有寵子五人自稱弟曰家弟戴道安曰家弟不改其樂呼人弟曰淑弟魏文

弟曰同產其子曰同產子平紀亡子而有孫若同養兄弟子曰

子同產子上曰所子宣紀封賀所子弟同祖從父而別曰從父

高帝從父兄已所生女曰息女高紀臣老嫗曰媪又母婦曰負

武負媪兩姨兄弟曰姨子左穆姜之父妾之有子者曰諸

母禮諸母曰長妾禮士不名始嫡夫人曰元妃左元妃次者曰

繼室又孟子卒繼室卿嫡妻曰內子左以叔隗為內嬪御曰內

官左內官不君求婚曰賜之內主左夫婦不和曰反目易輿脫

反以女妻之曰室其子左衛人以成得妻曰受室左今以君命

謂可妻曰可室左費無極曰供其旨曰其毳之食聶政畏妻曰

牽於帷幃之制鄒陽稱人妻曰邑君梁冀曰賢室李迥秀妻婦

之職曰奉匱沃盥曰執巾櫛俱左秦稱舅曰阿舅姑曰阿家俱

代曰大家孟景妯娌相謂曰宗婦劉長小姑曰女叔禮冠婦人

稱夫之席曰良席昏禮良祭夫曰皇辟禮辟法妻棄夫別婦曰

為請決嫁某張耳不侍賴其夫曰庸奴其夫又薄女甚美再嫁

曰媾易曰踐二庭唐列婦人嫁之車曰魚軒左齊侯婦嫁女物

曰裝送資賄鮑宣媒人曰蹇修駮令偃修婦人曾產曰嘗寧谷

人集卷九

傳王鳳上小妻弟以
納後宮以嘗字乳
生產平善曰慶育襄楷廣求嗣曰兼採宜

子之人李固顯房曰房燕霍后傳房婢妾曰嬙媛侍况宦者衆

妾曰輿嬖左曰小婦元后傳小婦曰旁妻又多取曰虞侍又可以

虞侍太子者妾婦之賤者曰屬婦孔叢子屬逮也逮父之婢曰父傳

王商傳旁通婦曰外婦高五王傳高祖上淫曰烝下淫曰報旁淫

曰通俱孔叢子婦將彌月曰就館班婕妤好傳張美人世親曰重親惠

吳太后欲為重親曰睦親常玄傳漢之妻族曰外屬元后傳臣得以婚

家之婚親曰連昏王商傳大將軍好親家曰嘉姻安仁諸姑姊

妹之夫曰外宗禮與之是親曰有屬王莽曰有連史姊妹之孫

曰從孫甥左其弟期太叔叙至親曰幸得託肺附劉向傳謂肝

叙親曰葭莩之親中山傳葭蘆莖夫妬婦曰媚公羊親盡漸踈

曰戚單禮謂贅壻曰入布袋天中記言氣人家長如不得嫁曰

巫覡地理志襄公淫乱同師學曰同門儒林門徒名牒曰錄牒

李膺傳久授業曰久次董仲舒終其所學曰卒業楚元王不講書曰

倚席不講儒林父之賓友曰父客 曰父執禮亦執手子之賓

友曰子客上官同姓友曰宗黨選私昵之友曰狎徒列女曰狎

客陳江心不孚曰面朋面友揚朋黨曰鈞黨漢披甲者曰甲首

左甲首三百供役者曰羈縻左臣負羈縻曰牧圉左不有行者誰

圍養論貴賤曰君乎牧乎莊自卑稱曰臣高紀呂公曰臣所信

任之臣曰孚五行志季士之美稱曰倩漢陳平須魏倩而後猶

言某甲曰夫已氏左單身之民曰介特左收介特如士曰稱士

才曰八斗謝靈運云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稱士曰子大

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

夫武紀子者人之嘉衆人曰疇人律歷志疇人子弟分散無封土享有租

稅曰素封貨殖傳南方之老曰南公項籍小生曰鄭生張良傳鄭

轉承師說而學之曰承學董仲舒留聽貧而代供曰都養傳

子養素士曰白士羊祐云以自禪官曰技官吳起云損不徧禪

曰子將筆貧士曰婁人子霍光無有貴賤曰齊民食貨志猶工

商之業曰末民又官富實曰浮食奇民檀幹山海之貨遠民曰

遐萌長陽賦遐萌為之不安賈五方之民曰五民地理志其中

良民曰元元文紀以全天下元白丁曰白徒鄒陽曰徒之衆

人曰品庶賈誼傳品曰編列又編列之民編懷德之民曰懷民

序贊保鄉里之衆曰里旅左敢煩非丈夫曰非夫左所不此報

成文大夫也我不常存不死者曰石人能為石人耶士能舉身曰昂

士鄒陽傳武隨使出外國曰少從張蹇傳其少從又曰儻從名

家曰聞家馬后勢家曰強宗右姓郭伋盛族曰冠族唐李貨作

可任者曰傭保功呂表司馬相如與傭保襟作家僕曰家吏錄

携持器之僕曰携僕書左右携僕親隨人曰舍中兒傳家生

奴曰奴產子陳勝傳徒曰私名列善養紀諸伎事曰北里誌唐

落撰曰青樓集元雪笠釣漁輯妓所居曰平康里平康里入北

錚錚者多在南曲中呼妓假母曰爆炭應以難姑妓能歌令

首者曰席糾天水儷哥字絳曲內妓之頭角者曰都知妓齊奉

卒與絳真諸士醪宴出錢曰復分錢曲中常價一席四環見燭

年盧嗣業致詩狀元孫僮曰誇盛遊曰探花使平康里諸妓奉

未識都知而頻翰復分錢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賀人壽曰南極添星真

可就詣以同年俊少者為兩街探花使賀人壽曰南極添星真

山陬湖南人立生精有題云西方老人自稱曰朽人柳宗曰陳

又出一活佛南極今添雨壽星

人注曰年邁齒齧選年過七十曰踰七望八韓退白頭曰華顛

胡老蔡邕曰鬢變選老不衰曰趨拜強駛趙景曰矍鑠馬援老能

任事曰尚堪一行李靖小兒曰黃口兒家語曰黃小翩翩黃小群

幼而謹重曰不好弄左所愛謂其肥盛曰壤子鄒陽壤子王梁代未成

丁曰餘子莊壽陵餘子子不知生出子曰蘭子列宋有蘭子注也即大元不蘭



